

馬氏南唐書

南唐書卷之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襲漢則善惡兼容泐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辨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爲尚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泐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丘叅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

罷齊丘以爲已副景遷猶摠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叅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蚤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暹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

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爲門

下侍郎叅政事

父子四人送輔吳政政在李氏也

烈祖受禪封壽王

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

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
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叅摠政
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
酒座客傳翫以爲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
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由是
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
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
投足遠夷元宗荅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
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
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

副之以徵古傲很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
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
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
謚文成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
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
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
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
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
好神仙脩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

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讚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爲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

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
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
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爲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
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
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謚孝昭
江王景暘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

二月二日爲仁壽節

南唐誕節唯此一見因事而書以示其儆

景暘以是

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暘爲季由
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暘尚幼元恭
皇后鞠之如已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

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
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
臣皆喜浮屠而獨景暹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
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暹
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諫其過失景暹爲之加禮
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
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翼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
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
以翼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

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巢尚少不習軍事召還都
巢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
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巢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
逸乞校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
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
代之巢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
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巢盡殺之越人不敢西
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叅決國事蒞
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
張洎巢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

南唐書卷之七
五
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謚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翼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尚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
後主即位進王韓器識沉邃尤喜武畧開寶中江南
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
朝貢

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
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
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
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
王師之討屯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
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

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
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
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
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
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
序以送之其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
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
之句君臣賡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
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

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
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
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

後事
亡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
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間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
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
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
若筭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
俄王宜春從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

後事
亡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
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
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
宣城公追贈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
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
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
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
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

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母子悼
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
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
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
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
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
名也皆不作謚太子翼有謚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
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爲不
可作謚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之七